



生活笔记

先前,我不认识的那两个字……

文/李元岁

往事情怀

捞鱼虫儿

文/姚刚

我曾养过不少品种的金鱼,如墨龙睛、丹顶红、五花珍珠、望天儿等等。养金鱼除了对鱼盆的选择和对水温、光照的控制很讲究外,很关键的一点是要经常给金鱼们喂点活食儿吃。这活食儿就是活鱼虫儿。而所谓的活鱼虫儿,往通俗了讲,就是一种生长在野外水塘沟渠中只有针鼻儿般大小的红颜色的小虫子。

金鱼们可爱吃鱼虫儿了。吃了活鱼虫儿的金鱼,营养补充足,肚子圆鼓鼓,鳞片闪闪亮,颜色鲜艳,欢实可爱。而活鱼虫儿的来源主要有两个,要么到自由市场上去买;要么利用闲暇时间去池塘沟渠里去捞。

以前,每到夏季,在农贸市场或是马路边的树荫下,常有卖活鱼虫儿的小摊贩推个自行车,车两旁各挂一个白色塑料桶,桶里装的就是颜色鲜红的活鱼虫儿,花五分钱能买一小抄子;花两毛钱可以买一大抄子。双方谈好价钱,小贩用细纱网做的小抄子在水桶中顺时针兜转几下,然后熟练地轻轻晃动手里的小抄子,将鱼虫儿抄成一团草莓浆般的软疙瘩,再取出随身携带的小塑料袋,往里面一装,从塑料桶里舀出点水兑上,让鱼虫儿保持鲜活,最后把塑料袋口一扎,齐活儿!就可以拿回家喂金鱼了。

自己动手捞鱼虫儿,就是另一码事了。学生时代,我家距莲花池一站之遥。先前那里尚未形成公园,湖泊水塘甚密,是个闻蝉鸣听蛙鸣的好去处,我曾多次利用暑期去捞鱼虫儿。自己用铁丝和薄薄的细纱布做成个带手柄的圆形丝网抄子,还要备好一个小铁皮桶或者玻璃罐子用来装鱼虫儿,再戴顶遮阳帽就可以出发了。

夏日的莲花池岸边,空气湿润润、凉津津,充满了水草特有的清新气味。俯身观察,不难见到居荷叶而坐的小青蛙,在水面行走如飞的水蚊子,还有飞来飞去的尾翼呈红、绿、蓝或黑色的大小蜻蜓……脚下,紧贴着水塘的边缘,密密匝匝的鱼虫儿在水中抖动着,形成一条走向极不规则的“红色水线”。我拿着小抄子,半猫着腰,一点点滤着水中的鱼虫儿。鱼虫儿们在水中忽而散开,忽而聚拢;忽而在这边散开,忽儿在那边聚拢……捞鱼虫儿看似简单,实则要把握点小窍门才好干。首先看天气状况。不能有风,水面要静,否则鱼虫儿聚不起来,也无法捞到;其次心里要稳。见到鱼虫儿后,把抄子浸在水里,沿着鱼虫儿分布的水塘沟渠边沿,小心翼翼地行走,做到水不浑,虫儿不散,一气呵成。这当口,即便蜻蜓竖立在手腕儿上,小青蛙蹦到脚面上,也不能有半点走神,否则,水中聚起的鱼虫儿团团稍纵即逝。捞鱼虫儿时间长了,腰酸了,腿疼了,做个深呼吸放松一下,时不时再朝桶里看看收获,也是一种愉快的放松和享受。

捞好鱼虫儿带回家,把它们放入事先蓄满清水的旧脸盆里,无数的红点点在水中缓缓游走着、抖动着。待水中杂质沉淀后,用小抄子捞起一些鱼虫儿投入鱼缸,金鱼们立马齐聚过来,吧唧吧唧吃得合不拢嘴!看到金鱼们如此酣畅淋漓地大快朵颐,捞鱼虫儿时受的辛苦劳累,当然就烟消云散了。

先前,有两个字我不认识。先说第一个字。

1976年,我被大队,当时还不叫村委会,推荐到内蒙古水利电力学校上中专。我是1974年的高中毕业生。毕业返乡后,在庄稼地里摸爬滚打了一个月,新学期开学后,就被大队安排到学校当了一名民办老师。在学校干了两年,大队缺会计,村支部突然决定把我从学校抽出去到大队当会计。当时我很犹豫,因为从长计议,毕竟当民办老师要比当大队会计有保障得多。犹豫是犹豫,可我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进大队当了4个月会计。这时,大队下来3个上学的名额,其中两个是“社来社去”的,一个是“国家分配”的。我就占了那个“国家分配”的名额。

到内蒙古水利电力学校报到,是我的未婚妻骑着自行车送我到火车站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坐火车。火车站是位于包头与呼和浩特之间的一个叫作察素齐的站点。怕误了车,我和未婚妻早早就到站了。等车大概是世上最难耐无聊的事了,我坐在椅子上无所事事地看挂在对面墙上的“铁路旅客票价表”。就在“铁路旅客票价表”上,我发现了那个我不认识的字。之所以不认识这个字,是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的语文课本的生字表里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字。那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地名,后面那个我不认识。当时,从察素齐站到呼和浩特的火车票价为:快车1.20元,慢车0.80元。我当然是要选择坐慢车了。而要到达我仅认识前一个字的那个地名居然标价高达28元之多!我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这是个什么地方呀?这个地方肯定是离我们察素齐很远的了,要么这么贵?有谁能花得起这么多钱到这个地方啊……是未婚妻花4分钱买来的一根冰棍儿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未婚妻嚷嚷:快,快,开始卖票了……

时隔13年,1989年,我亲自到了一趟那

个地方,是乘飞机去的……坐在高楼顶上的旋转餐厅里,望着这座城市,回想13年前,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那个当年我不认识的字是“圳”,深圳的“圳”!

再说我不认识的第二个字:“啮”。

先前,确实是不认识这个“啮”字的。认识这个“啮”字也就是前几年的事。前些年我经常给《西安晚报》投稿,经常在电脑上看《西安晚报》的电子版。这个“啮”字就是在《西安晚报》上看到的。因为不认识,我就蒙:口字旁,估计与“吃”有关?算我蒙对了。至于读音,因为带着一个“至”字,我就猜它读zhi,结果还是猜错了。

查询过之后,才知道了它的正确读音,是个多音字,一读xì,为大笑的样子;二读dié,是咬的意思。同时也了解到,“啮”,是陕西关中一带的方言土音,是吃的一种方式。从字面意思看,吃至极致为之“啮”。其基本特征为老碗盛食,“狼吞虎咽”,吃出快乐,吃出气氛。要达到“啮”这一境界,一般需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身体要好,食量要大;第二,从事重体力劳动且在饿透之后进餐;第三,饭菜可口且盛食器物要大。除此之外,“啮”时不必坐着,准确的姿势应该是蹲,或者是站着,假若在进食时伴随着吃得津津有味且汗流满面,使吃这一本能的行为通过“啮”的形式变成一种具有地域和乡土气息的文化,如此才是当地人最为标准的“啮”。

终于明白陕西人为什么“称吃为啮”了!

我们内蒙古没有“啮”一说。可我倒觉得,我们内蒙古人吃手把肉那也算得上是陕西人所说的“啮”了。在大草原上,坐进蒙古包里,听着马头琴,唱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歌曲,喝着浓酽的奶茶和高度的白酒,咀嚼着肥美的手把肉,大快朵颐,那“啮”起来,真乃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